

聚焦5·18国际博物馆日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关键词中首次出现“教育”

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



今年是国际博协33年来首次将“教育”和“研究”列为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图为小朋友们在博物馆参观学习。(上海博物馆供图)

■本报记者 李婷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重点强调文化机构在提供全面教育体验方面的关键作用。为何将“教育”作为关键词？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国内的博物馆教育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在哪些方面有待调整提升？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大学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安来顺与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奕，带来了他们的思考。

不要在快速发展中迷失自我

记者：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设置有何深意？体现了怎样的行业趋势？
安来顺：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发起并创立，1992年起每年都有一个主题。这是首次在主题关键词中出现“教育”和“研究”，意在提醒博物馆界不要在快速发展中迷失自我。我们现在身处大变局时代，越是变化，越是要强调和坚守最基本的功能。
当然，这不意味着守旧，而且还要不断创新。2020年以来，每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都会支持一个或一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2024年呼吁博物馆从引领发展方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变革博物馆自身三个维度，参与和贡献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博物馆发展不仅仅是专业内部问题，同时要积极应对各种变化，应对经济、文化等多个议题。

郑奕：今年是国际博协33年来首次将“教育”和“研究”列为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作为两大核心功能，教育和研究对于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发挥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国际博协期望与联合国共同缔造充满活力与希望的世界，今年的关注点就包括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四：优质教育——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

机会。博物馆提供的独一无二、基于实物的教育，是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所不具备的资源 and 优势。

博物馆教育的首要使命是文化传承

记者：近年来，博物馆教育越来越受关注，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在表述博物馆的三大目的时将教育放在了第一个。究竟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

安来顺：首先我想强调一点，博物馆的三大核心功能是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并不存在哪个比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教育、研究、保护，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成就，缺一不可。它们指向博物馆共同的目标：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

好的博物馆教育，先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博物馆教育的首要使命是文化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具体而言，涵盖四个方面：第一，作为非正式的教育，博物馆教育应当融入国民整体教育中，与学校正式教育等其他教育类型密切合作互动。第二，博物馆应充分利用博物馆教育的自主选择性、情感性、感知性、变革性等特性，激发观众的好奇心，调动他们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探索。事实上，不少人的科学家、历史学家的梦想，就是小时候参观博物馆建立的。第三，适时切换立场，从站在机构的角度切换到受众的角度，从博物馆立足自身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到观众学习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第四，与时俱进地吸收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在多种不同的实际生活和学习情境中调动学习者各方面的智慧和能力。

郑奕：博物馆教育或教育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得基于展览发展“展教结合”。事实上，大部分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展览相关，而展览本身也是最典型的教育产品。一方面，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开展不局限于观众的实地参观阶段，也包括参观前和参观后两个阶段，因此从三阶段角度、从广度上进行一体化规划与实施。并且三阶段活动缺一不可，需循序渐进，要富有针对性地开展。另一

方面，参观博物馆是最基本和普遍的教育活动，博物馆应充分把握并有效利用观众在馆内的逗留时间，为他们呈现精彩、难忘并有意义的博物馆之旅。

警惕娱乐至上，文教结合大有可为

记者：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内的博物馆教育处于什么水平？在哪些方面有待调整提升？

安来顺：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博物馆的教育是走在前列的，这与我们博物馆固有的传统有关。从1905年张謇创办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启迪民智就被看成博物馆首要的使命，近代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博物馆也是隶属于教育系统的。

如今，我国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展览和文化项目重视观众体验，这是非常可喜的发展，但要警惕娱乐至上的苗头。比如，有些刻意打造的网红“打卡点”和“事件”，其历史、艺术和文化含量确实堪忧，而个别博物馆情境中上演的Cosplay，也让人对其文化品位产生质疑。博物馆也应该必须是寓教于乐的，但这些娱乐本身是否有益，要看其是否为博物馆增加了文化价值，因为博物馆更重要职责是引导和培育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

郑奕：近十年来，我国博物馆教育大发展。从数量上，2022年我国博物馆举办线下教育活动近23万场，推出线上教育活动4万余场。从质量上，我们越来越注重从分众化、一体化、衍生化等角度来策划和实施教育活动。

在我国，中小学利用博物馆学习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当然整体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内容、形式比较单一，博物馆对中小学的教育供给亟待常态化、对等化。研学旅行是博物馆进一步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契机。一大问题是，很多我们以为的所谓“研学游”名不副实。更重要的是，博物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其实还很有限。但毋庸置疑，它是新时代一种新型的博物馆教育活动形式以及文教结合形式，这方面的创新探索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范昕

伴随着质朴悠远的彝语民谣，吉狄马加踱步于南京东路上的朵云艺术馆，为今天正式开幕的展览进行最后的细节调整。为人熟知的吉狄马加，是从大凉山彝族人走来的当代著名诗人之一。这一次，他的诗歌、书法与绘画在展厅里交融出一种简约去繁、拙朴归一的境界，“吉狄马加诗歌书画展”告诉他们他同样是一位视觉艺术家。

“我的诗书画是相通的。”吉狄马加向记者笑言。无论他的字或画，其实都基于对彝汉等传统文化的纯熟理解和深度思考，呈现出如同其诗歌般的宽阔与博大。

张弛有度、肆意挥洒，有着褪去火气的真性情，事实上，无法界定吉狄马加的书法属于什么体，那是与其人合一、独具辨识度的，是文人书法的当代风景。其书写的内容均为自己的原创，有宽对的对联，如“诗风常学屈子，文骨苦修天问”“妙句偶得有眩真，佳联难寻无规矩”，也有现代诗的某些片段，如“不是你发现了我，我一直在这里等待”“我的母语在墨里哭泣，它的翅膀穿越了黎明的针孔”。细细观来，每一幅书法其实都因诗句的不同而显示出微妙差别。吉狄马加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探索现代的表达如何进入中国传统的书法，也探索诗句的意境与书法的意境如何高度统一。

吉狄马加的书法是有童子功的，早在初中，他就曾大量临习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等人的名帖。“中国字是神秘的象形文字，我一直在揣摩怎么才能深刻理解这种文字的美。”对于古文字始终保有浓厚兴趣，让他此后其实从未长时间中断过书法创作。遵循着传统书法法则的同时，注入自己的个性与创造，使得吉狄马加的书法作品在业内看来既有传统意蕴，又不失现代的精到，审美风格独到。

以生命情感贯通诗书画

「吉狄马加诗歌书画展」今起亮相朵云艺术馆

纯粹从表象的技术层面练习书法，吉狄马加并不赞成，因为仅有技巧的纯熟，笔下的字可能是空洞的，更谈不上给人带来联想，或是形成标识性。在他看来，书法应是书写之人内心的真切反映，最能代表一个人的性格，代表他对一个字的造型、对时空的理解，写字于是成为自然而然的性情。他也认为，传统书法今天需要创新，但不能越过它的可阅读性，“写的东西如果和内容无关，和汉字结构无关，那还是书法吗？”

再看吉狄马加的画。那是宣纸上飞扬的线条，点染的色彩，让人难以辨别清晰的物象，却隐隐透出巨大的张力，传递出类似原始岩画的神秘，又带有几分米罗、克利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吉狄马加坦言着迷于绘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画幻想，画欲望，画对宇宙、对生命的哲学观照。他喜欢以丙烯、水墨、钢笔等种种不同的材料加以试探，却执意将它们画在宣纸上，“宣纸上出现的那种浸染，是中国艺术中最神秘的部分”。

当吉狄马加的画作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50多个国家出版，以100多个版本在世界传播，他的绘画之门竟然不期由此打开。最初拿起画笔涂涂画画，就是为自己的诗作创作插图：十几年前，有外国出版方提出配图的需求，他不想麻烦别人，索性亲自“出手”，效果却好得出乎意料——诗人天马行空又恰如其分地解释自己诗作中的想象力。今天人们看到的一系列吉狄马加的画作，都可谓当年那批插画的“变体”，尺幅更大，画面更自由。

此次展览为人们展开的，不仅是诗人吉狄马加的书画跨界，更是一位立体的吉狄马加——在迄今超越一甲子的人生积累中，他以情感的强度、丰沛的创造力贯通了诗歌、书法与绘画，将生命元气注入每一种艺术形式。



朵云艺术馆“吉狄马加诗歌书画展”现场。(展方供图)

《城中之城》兼收口碑与台网热度，学者认为该剧拍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力度广度

人物身上的“辉与灰”，是现实主义的锐气与勇气



■本报记者 王彦

一部一度被认为带着题材稀缺性、观看高门槛的电视剧，不仅兼收口碑与台网双热度，还吸引到中青年为主的电视剧“低频观众”普遍青睐，凭什么？改编自上海作家滕肖澜同名小说，上海出品电视剧《城中之城》于4月9日登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和爱奇艺平台。据索福瑞全国网数据，该剧电视端累计触达3.46亿人；中国视听大数据(cvb)也显示，《城中之城》单集最高收视率3.754%，平均收视率3.167%，揽获cvb统计的单日年冠和集均历史最高。在视频平台，全剧引发超4000万条弹幕评论和25万次互动，被“自来水”们誉为“金融剧教科书”“敢写、会写、敢拍”。

观众交口称赞的“敢”，得到了专家的呼应。日前在京召开的电视剧《城中之城》研讨会上，主创、平台方、学者等提及最多的便是该剧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启示价值。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剧作突破了单纯概念上的职场剧或金融剧，是创作者将生活当成整体把握的一次高能输出，“拍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力度、广度”。而其中让无数观众扼腕、喟叹的赵辉一角，更被与会者视作能入选“中国电视剧人物长廊”的艺术形象，认为人物身上的辉芒与灰度，彰显了导演倾注的锐气与勇气，探索了国产剧创作中值得珍视的“冷峻现实主义”课题。

走出题材的舒适区，与时代同行中回答时代之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正着手一项调研，

想搞清楚如今的电视用户画像究竟如何。初步统计结论为“一老一小”，即老年群体和高中以下群体占比较高。倘以此结果论，家庭伦理剧、战争剧、涉案剧等，通常是电视台偏爱的收视热门类型。但《城中之城》颠覆了简单的数据。

在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看来，《城中之城》能成为近年来反映金融领域的一部难得之作，首先在于创作者走出了题材的舒适区。“金融行业的复杂性与专业性，都决定了题材的稀缺性与影视化的难度”。他始终认为，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城市，理应有一部相关题材影视剧，在与时代同行中回答时代之问。

《城中之城》的主要剧情落在2017年到2019年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召集人夏晓辉说：“这阶段是历时三年的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是中国现代金融发展史的重要节点。”以文艺作品反映重大现实、展现行业正本清源，是创作者的使命。滕肖澜的小说恰逢其时，生动展现了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业职场生态和从业者命运抉择；电视剧主创进一步精进视听呈现、艺术表达和价值引领，共同打造出了一部现实主义佳作。

该剧的出品方、上海广播电视台董事长杨文红复盘创作关键：用影像记录时代，善用文学性赋予的底色和内在力量，打磨现实主义短兵相接的锋芒，向前半步的创作姿态。她尤其提到团队在“生活性”与“硬核”之间的辗转。在这个围猎和反围猎的故事里，主创曾面临两条路径，一是偏重生活剧本的现实主义，一是风格冷峻

的硬核现实主义，“深度走访金融从业者后，我们清楚感受到金融将是下一场国家层面的攻坚战，便坚定选择了硬核现实主义的做法”。

跳出人物的安全区，在真正的写实中弘扬价值观

从戏剧的层面，《城中之城》里城中城、计中计、戏中戏让观众欲罢不能。而在为时代明德的站位，国产剧创作始终背负“向上向善”的价值锚点。金钱和欲望的丛林中如何见光明，承载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如何写出血肉质感，考验着当下的创作者。

剧评人李星文从国产剧人物谱系的视角分享了他的观察：20年前，中国电视剧是大男主时代，盛行“狼性”男人；从2010年至2020年间，大女主时代拉开大幕，国产剧中的男性形象尤其是生活剧中多出一条坚韧与柔性大于刚性、与狼性的所谓“窝囊废”赛道。赵辉的形象，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更符合人之常情、常态的定位。他有心机深沉、出手狠辣的一面，也有作为一行之长表现出的瞻前顾后、为情所困的一面。

赵辉的扮演者于和伟直言：“我爱这种有灰度的人物，它具有现实主义的价值。”在学者们眼中，这一角色的价值在于从我们固有认知的人物“安全区”突围，让今天的创作者认识到，文艺作品除了歌颂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之外，在非黑即白的人性对立间，还有着丰富而广阔的空间，需要在其中立证、还有道人心，写出真实的人性在中间地带的挣扎纠结。

《城中之城》被网友戏称“赵辉围猎记”，因为从这个单一角色角度看，故事是一个曾经洁身自好、被晚景视作偶像的正面人物，在深陷职场博弈、极尽抵抗能事后，最终露出“阿喀琉斯之踵”，白衬衫染灰的陨落过程。李京盛说：“一个好人、一个洁身自好的好人也有可能变‘坏’，这样的故事主题其实更有教育、警示意义。”当今天的国产剧观众已迈入世界级审美，创作者更需要在真正贴地的写实中张扬价值观。